



▲劉智慧盼望早日出人頭地。
(本報記者張福興攝)

《亞洲女子高球賽側記》

未握黃金桿·先鋪辛酸路 新春瞻望高球生涯·劉智慧盼好兆頭

本報特派記者 陳麗卿

今年的除夕夜，許多高爾夫球員不在家過，男子球員已從香港飛抵菲律賓，參加亞洲巡迴賽的第二站，女子球員則在印尼準備大年初二就展開的比賽。成名的球員到哪都是風光自在，而有一批尚在默默奮鬥的球員，心靈深處那份苦澀，在異鄉思親的時刻觸動了。

——編者

職業高爾夫球員手握黃金桿？這是一般人對高爾夫球員的流行評價。的確，高球名將贏得一場大賽動輒獎金數十萬，而享譽日本的「賞金女王」徐阿玉一年數千萬元的高額獎金更令人神往，另外，謝敏男、呂良煥、陳志忠、

吳明月、黃玟奕……等每年獎金都很可觀，說他們手握黃金桿，似不為過。但是，通往高爾夫球功成利就的路途這麼平坦嗎？其實不然。途中，有人跌倒，有人蹣跚，更有人踩得滿腳辛酸，名為「普羅」(Pro)，其實是為高球「鋪路」。這批人為數不少，但是高爾夫名將的耀眼光采，掩蓋了他們為生活奔波，為運動吶喊的微弱聲音。參加這次亞洲女子高爾夫巡迴賽的劉智慧，正是這種高球「鋪路」的最佳寫照。

劉智慧是在民國六十九年自台中明道中學畢業一年後，才開始執球桿，在業餘球場奮鬥六年，至民國七十五年第三次報考職業球員證才如願以償。去年，她首度參加亞洲高球巡迴賽，走了四站，只在泰國及馬來西亞小有斬獲，各得一四四及一四〇元獎金，今年捲土重來，但首站新加坡依然空手而返。身高一六〇公分，體重四十八公斤的劉智慧無論從體型、神態都喚不出運動員氣息，除了一臉黝黑和曬黑的雙臂，稍微透露長年高球場上日晒雨淋的風霜。這樣一位尋常鄰家女孩，是如何選擇職業高球作為事業的追尋？

說來全是環境造成，無關天份和志趣。生於后里農家的劉智慧，從小就看了親朋為三餐發愁的苦楚，至七歲，父親車禍過世，醫藥費、生活費無著，金錢逼迫的現實，種下了她一心想「出人頭地」，擺脫困境的心理。國中，她就到高爾夫球場打工，高中畢業進豐原球場當球童，背球桿的日子，眼看呂良煥、謝敏男等名利雙收，新秀陳志明、呂西鈞……也已冒頭，此時埋藏在內心深處出人頭地的念頭越轉越熾，她遂執起球桿，開始一桿一桿希望揮出一片好光景。

「在我開始學打球時，就有人告誡我，先天條件不如人，當時我心裡很不是滋味。我總認為只要苦練，總有出頭天。屆時一切辛苦，都煙消雲散。這不是學校教育一直灌輸的觀念嗎？」

但是，事情並非如此順理成章，自民國七十三年起，她為追求職業賽獎金

現「普羅」夢，參加職業球員考試，卻連續兩年失望，那時，劉智慧彷彿跌入黑暗深淵，回到球場，外人的眼光都像是一把劍刺穿她的心，「這條路是不是走錯了？」她開始思索這個問題，但是「我已投注這麼多心血，要回頭，我又不甘心。」

她還是選擇勤能補拙的老方法，自認努力不夠，她做重量訓練增強體能，觀摩別人揮桿姿勢更正自己，為了準備七十五年七月的職業考，從一月就進入備戰狀態，摒絕一切應酬、宵夜。皇天不負苦心人，那一年她終於得償宿願，從此成為高球職業球員。

去年，為了參加亞洲巡迴賽，她是拿支票去借錢籌旅費的，卻只有泰、馬有點斬獲，畢竟還虧損兩萬餘元，今年，早在半年前就開始籌款，預計整個亞洲巡迴賽五站下來，機票、桿弟費、食宿要台幣七萬元左右，劉智慧的希望是「只求不要虧了就好。」

一年將盡，今夜是除夕，回想漫漫高球路，數不盡既往辛酸，如今高球夢已醒，雖自悔未認清方向，但是路還是要走。龍年將屆，只有祈盼它帶來新春好訊息。